

四六談塵全

四

四六談塵序

三代兩漢以前訓誥誓命詔策書疏無駢儷粘綴
溫潤爾雅先唐以還四六始盛大槩取便於宣讀
本朝自歐陽文忠王舒國叙事之外自為文章製
作混成一洗西崑磔裂煩碎之體厥後學之者益
以衆多况朝廷以此取士名為博學宏詞而內外
兩制用之四六之藝咸曰大矣下至徃來牋記啓
狀皆有定式故謂之應用四方一律可不習知予

自少時聽長老持論多矣憂患以後悉皆遺忘山居歷年飽食終日因後生之間可記者輒錄之以資講學之一事如古今五七字話題為四六談塵云他時有得當附益諸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日陽夏謝伋序

庚子九月一日校書閣



四六談塵

靈山石藥寮

四六施於制誥表奏文檄本以便于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為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為對習尚之久至今未能全變前輩無此體也此起于平王相翰苑之作人多之傲

四六之工在於裁剪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四六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

帖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
非馨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
世王初寮在翰苑作實錄宮青詞上天之載無聲
下民之虐匪降時人許其裁剪

丁晉公謝表云補仲山之袞雖馨一心調傳說之
羨難諧衆口後人改云雖曲盡於巧心終諧諧于
衆口

王荆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

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藁無可於公意者公遂自
作今見集中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
劑增賁丘園盖五字見四句中言約意盡衆以為
不及也

孫巨源作除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
而重

王岐公在中書最久生日例有禮物之賜集中謝
表其用事多同而語不蹈襲唐李衛公作文箴譬

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

元章簡公厚之致政表云正至衣冠莫綴邇聯之列歲時牛酒尚霑甲令之恩又謝越州表云驅車萬里虛出玉闕之門乘駟一麾幸至會稽之邸謝子者寧除職表云疲牛抱犢同均豐草之甘倦鳥將雛不失上林之樂皆為人稱頌其作王荆公相麻亦世所稱工然腦詞乃云若礪與舟世莫先於汝作有袞及繡人久佇于公歸或以為先後失倫

隆祐復位制蔡元章草其詞云雖元符建號已位於中宮而永泰上賓無嫌於並后陳了翁作蔡彈文云北門翰長乃手草廢詔之人復后麻詞又躬寫慈幃之旨以謂訓出東朝則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于泰陵則陛下今日安敢輕改

熙寧間鄧潤甫作邢妃麻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設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後王荆公退居金陵屢用之

四六全在編類古語唐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司馬文正亦有金桴王岐公最多

唐李義山別為四六集本朝歐陽公亦別為集夏英公元章簡書肆亦有小集

祭文唐人多用四六韓退之亦然

東坡嶺外歸與人啓云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所觀字皆漢人語也又黃門謝復官表一毫以上皆出於帝恩累歲偷安有慙於公

議秋毫以上皆帝力也用張教語

政和以後宰執多不答外郡書啓舊見司馬溫公

元祐間答在外監司郡守賀啓曰豈期聖澤遠陟

宰司覆餗致凶寔民瞻之未允循墻引避願天意

之靡回成命既頒愧顏無寄重煩謙德遠貺徽言

此藏奉高郭氏祖母之父時為西川提刑

陳後山無已賀梁右轄啓云辭榮道祿雖自計之甚都挈國躋民如人望之未已

劉丞相莘老罷相自鄆徙青謝表云東方大國莫如鄆青微臣何人繼為帥守趙清憲正夫自禮部侍郎除中司謝表云省部六曹禮為清選憲臺三院丞總大綱

廖明畧正一為四六甚工舊見為安厚卿舉掛功德疏云梁木其摧嘆哲人之逝天堂若有須君子而登生也有涯沒而不朽痛兩楹之夢奠地萬里之長城其祭文云昊穹不憝奪我元老唐安得鑑

楚弗觀寶盛德且然小智寧保先公云明畧平生之學熟於高氏小史

李成季昭玘嘗為起居舍人最工四六漢老之叔也有樂靜先生集行於世

叅政漢老坐其兄會稽失守落職謝章云包胥不食而哭秦素心猶在李陵得當而報漢後効難期隆祐哀冊徐師川撰云作合泰陵賢而不見答制政房闡聖而不可知席大光偶日肯辭其書遂以

命趙叔問

馬涓巨濟宣和間謝復承事郎表云峇堯丹闕如

曾清夢之遊籃縷綠衣猶是廣庭之賜舊制曾任監察御史

以上皆通表章

韓子蒼為舍人曾公袞以啓賀之韓答云舊知四

六之工彌起再三之嘆曾為浙漕謝先公啓云蒸

出芝菌猶能為瑞世之祥收之桑榆亦未嘆逢時

之晚

後乃謝克家之子

宣和末罪已詔如天變譴見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乃用陸宣公語宇文叔通詞也

顏夷仲黃門為北界幕代梁才父荅王履道謝舍人啓云誦隄向新濫處百寮之上恨相見晚果膺當守之知

王初寮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閣道穹隆兩觀蹇翔於霄漢闕庭神嚴十扉闔闔於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喚下句不來

靖康間劉觀中遠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云漢殿
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
桌文頌時為中書侍郎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
一聯云擁篲却行陋未央之過禮執鞚前引笈靈
武之曲恭文頌以四六知名其謝名還表云兩曾
參之是非浮言猶在一王尊之賢佞更世乃明
高麗牋奏比年頗工建炎乞入覲表云惟有春秋
之事可達意於明庭願踰朝夕之獲升聞於行

在又問候表云金風已趨于西成方圖平秩日脚
斲違於北所適御行朝

余相罷節越換觀文吏房請詞程伯起舍人當制
問于先公先公云念雖經武之雄終匪隆儒之體
吳丞相元中宣和間當外制作河北曲赦云桑麻
千里皆祖宗涵養之休忠義百年亦父老教訓之
德又作种師中制云系出終南處士之後世有山
西良將之規王飛子飛早以文受知於豫章宣和

當外制其謝表云洵鯨波之再涉偶遂生還悅芸
省之暫游旋從外補王嘗隨奉使高麗作書狀官
也又云敢期文陛之一登所望脩門之重入

孫仲益直院草黃懋和罷相制云移股肱者固非
朕志作耳目者言皆汝尤又謝吏部侍郎表云名
節壞于謗讒孰聽鼠牙之訟精神消于憂患屢
驚馬尾之書

高平范相謝罷相表云常欲慎惜名器俾士夫草

奔競之風不敢妄圖事功奠宗社獲和平之福翟
參政公巽與公書取此云庶幾草奔競之風格和
平之福如公所云也

紹興曲赦福建本翟公巽為承旨當制翟入參綦
叔厚直院當制遂用其文其曰朕臨朝不怡視古
太息者是也

綦叔厚草蜀將制曰已失秦川之險敢言蜀道之
難辛炳為中司遽作彈文曰川未失也綦自辨其

梁竒湯志云宅
憂二字乃有旨
其基處厚貼有
去非曾待罪非
氏自貼改也

梁竒湯志云謝
顯道崇寧元年
入黨籍至五年
黨碑時出籍久矣
一子得致仕恩僅
監竹木務而卒故
子後為清於朝
以得一子官中奏廢
云名在黨籍者
是也景思記此事
皆誤

語上曰朕知之矣鄉所云者我能往寇亦能往
陳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
大憂有以宅憂為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
說者又以為語忌王初察草鄭華陽持餘服麻云
惟君臣相與之際當諒乃心願忠孝兩全之難重
違所請
叔祖道遙公舊為四六極工極其精思嘗作謝改
官啓云志在天下豈若陳孺子之云乎身寄人間

得如馬少遊亦足矣

有雜編事類辨武庫兵火後亡之

叔祖道遙公初不入黨籍朱震子發內相以初廢
錮乞依黨籍例命一子官及代作謝啓云念昔先
人親逢命世升堂傳道實有淵源刻石刊章偶逃
部黨上元豐太常之第奉建中宣室之咨忤被權
臣斥從常調
程門高弟如道遙公楊中立游定夫皆工四六後
之學者乃謂談經者不習此豈其然乎

林述中適帥福日見之舉召試舍人時除節度使
麻云無怠無荒以來王朕敢忘于慎德有嚴有翼
以共武爾無替于懋功

趙承之鼎臣作謝李元量釜狀元啓云嘉禾當御
輒先農父之嘗神龜倂靈偶出豫且之網

政和間北使謝柑實表云聘禮式陳祝帝齡于紫
闕宸恩特異錫仙宴于公郵方厥包未貢之期捧
茲德惟馨之賜天香滿袖染湘水之清寒雲液盈

盤滬洞庭之餘潤梓里豈遑于遺母楓庭切願于
獻君

范元長內翰靖康中謝淮東茶鹽表云瞻茲摘山
之利蓋出當時之權明詔惟行盡復祖宗之舊微
生何幸願還猷畝之中

先公除翰苑以祖諱辭有旨銜內權不繫三字先
公以不帶三字止同職名不可赴院供職又固辭
除述古制云玉帳談兵已興嗟于見晚金盞草制

茲無恨于同時張達明徵行

靖康內降王氏封國夫人淵聖中批可入朕之乳
母四字先公奏云當於腦詞下稱皇帝乳母某氏
而草云蚤參慈保之嚴謹於燥濕之視常殿中子
然瓌作銘志碑碣極高古而不工四六嘗作謝官
祠表詞語云云京師議之晁叔用嘗勸多作古文
少作詩無為四六也後幼時以蘭亭脩禊序求
跋今載於此曰右謝後景思手自軸標以示常

常殿中以下另
一則

瓌子然曰近時石本如此本者亦絕少後起晚學

敢於蔑古以臆自用臨摹無毫毛法而精石緻板
刊刻不疑流傳散布見真者既寡識真者又衰方
誤世矣此本尚可寶也哉謝景思童年嗜學師前
脩有俊秀氣未減封胡羯末也其文今少傳

宣和內禪王循德為承旨嘗草赦事出倉卒云紹
二百年之祚運莫三萬里之幅員施及眇躬嗣膺
神器永念續承之重懼極淵冰載惟臨御之艱憂

深朽索及內禪皇太子詔到天下方曉然

先公初見 上濟州便欲委以文翰宋都登極即
有是除以祖諱辭後自台召至建業初入對上云
再以翰林學士相處又固辭方拜兵書其後雖執
政如賜藩鎮大將詔書討賊勅書榜猶以委之
呂成公求退表云侵尋甲子六十有三補報朝廷
萬分無一乃出於李黃門邦直
宣和間掌朝廷牋奏者朝士常數人主文盟者集

衆長合而成篇多精竒對而意不屬知舊事者往
往倣之韓似夫樞密謝故相儀國公賜濟世厚德
御書碑額表令數客為之報行者前一段用彼所
為後一段用胡承公作

翟大參以陳通之亂自越援杭其謝降官表云豈
比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欲安劉氏固知晁氏之危
趙令人李號易安其祭胡州文曰白日正中嘆龐
翁之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婦人四六之

朱異以下另刻

鈔校書籍

工者朱異宣諭七閩劾江夕拜常循俗異宮朝廷
薄其罪止令分析江謝表云盡擊鮮更日之歡復
擁笏垂魚之樂

席參政大光作嗣安定制頌太祖曰爾惟元孫予
曰伯父其謝潭帥表云暴揚之惡初過於共兜播
告之詞忽同于方名

方彥蒙上時相啟云三已無怨雖知眾口之燦金
萬折必東自信臣心之如水下句完善

劉元城表志在
許國如折之
不東出以事其難
三已而無恨乃此

藍本

常子正同作先公再致政詞云熟本朝之故事迨
聞正始之風近代邸而清宮獨奉渭橋之謁屬對
似少偏

政和間以僧為德士冠服如道士有一長老升堂
云石窻奪得裴休笏用在今朝曹溪留下祖師衣
已為陳迹又一長老乞入道表云一習蠻夷之風
教遂忘父母之髮膚幾同去國之人忽見指天之
斗倘得回心而向道便當合掌以擎拳

知聖道齋

汪退傳初坐陳東毆陽澈事降官後復以啟謝廟
堂時相作會啟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大
夫曰可殺公豈容心熊大學叔雅詞也靖康間京
尹程伯起謝賜出等牙簡表云看山拄頰敢為
晉士之清狂上馬投囊豈有唐賢之風度汪彥
章詞

康平仲執權在揚州嘗當宗開封制以舉似似云
想望夷門未泯忽忽之佳氣顧瞻淮甸安能鬱鬱

而久居

何文縝以曲學罷三字其謝章云師友淵源妄追
撰於千載文章戶牖期自立於一家獨簡駘知何
名曲學

外大父晁舍人謝落職表云投鼠忌器輒詈天子
之從臣剪爪及膚不識朝廷之大體指耿黃門而
言

葉石林少蘊知福州其賀朝會表云繫昔艱難孰

測聖人之勇迨茲平定益知天子之尊

陸益中德先解人宣和再為中執法閨門孝友嘗
彈蔡條范丞相建炎間答其啓云久居言路抨彈
多權貴之臣屢掌文衡登拔皆純正之士范射策
日陸曾謂其不純正舒起居清國詞也

汪彥章賀呂成公初大拜啓云方群臣憂杞國之
天靡遑朝夕乃兩手取虞淵之日重正乾坤
孫伯野傳論麗人搔擾中批曰至乃用蘓軾語初

無顧忌孫表云不知言語之合前人但見裔夷之
負中國

周子武秘自中司帥越日仍在崇道外祠與伋啓
云訪羽人於丹邱莫繼後塵之雅躅受釐事於宣
室即期前日之榮觀後見李雅州端民云某之詞
也

伋在建業時華歲民老一沙彌法光試經得度屬
韓子蒼作化錢䟽座間索筆草云法光身本仕族

志慕佛乘依華藏以出家誦楞嚴而得度敢言四
事尚乏三衣本來一物也無政須行乞它日寸絲
不掛用此酌恩

黃叔言子游守台與伋先狀云倒屣以待諸公要
出我門解榻而迎使君未有此客喜接辭之伊邇
仍問政之可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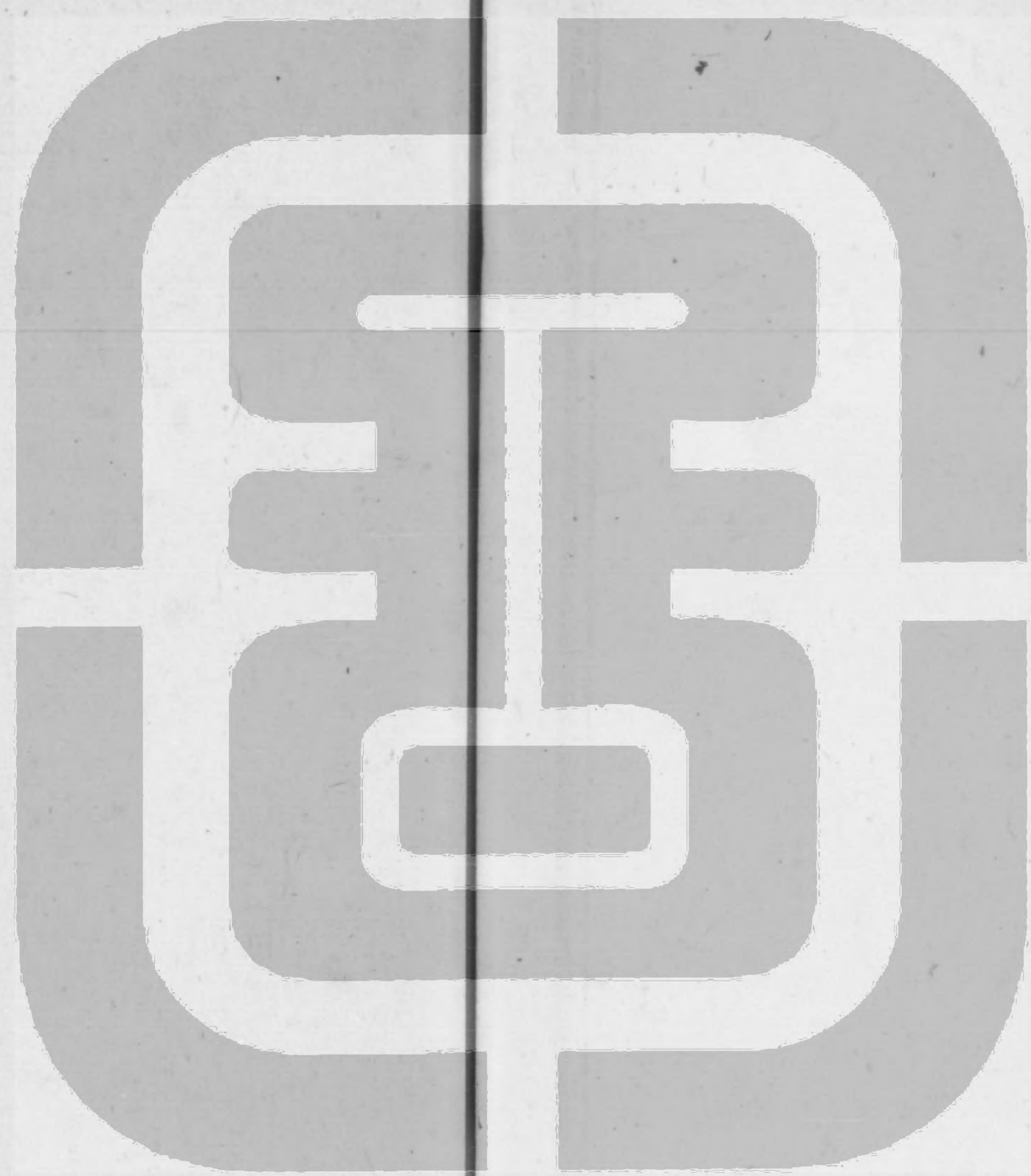
趙祖頴竒與伋同在太學中秋趣人作會啓云庾
亮樓邊漸覩挂簷之月揚雄宅畔茂無載酒之人

方孤坐以無聊欲就眠而未可伏惟某人輕財有
朱家之度量好客繼鄭莊之風流酒滿尊中屢極
詼諧之飲錢流地上曾無鄙吝之心東閣之宴餽
欲開南樓之典不淺雖一石滅燭在淳于髡豈敢
望焉而五斗解醒如劉伯倫不無覲也願戒青州
之從事亟濡東海之波臣心若搖旌側聽黃金之
諾言猶在耳盍追長夜之歡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四六談塵終

圖書



北京圖書館藏



Small, illegible characters or a stamp located near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page.

卷之四